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二

通鑑節要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一

周紀

威烈王

在位二十四



名午考王之子也周自武王凡十八世至平王自平王又十八世至威烈王又五世至赧王

立三正
為諸侯

戊寅二十二年初命晉大夫魏期趙籍韓虔為諸侯春秋

晉有流氏中行氏智氏及韓魏趙是為六卿後三家皆為韓魏趙所滅三分晉地而有之至此始請命天子為諸侯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

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

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

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

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

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也故曰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

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

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

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常不倦

倦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

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

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

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

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

請繁纆纆官切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

為政孔子欲先止多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
敏於物也而孔子惜之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
以各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然也故曰分莫大於名
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敗壞下陵上替諸侯
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天休休喪十八矣文武之祀猶綿
綿相屬者屬欲破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
以言之昔昔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
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
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
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入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聚於邾
莒然歷數百年宗土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
兵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
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執皆足以逐君而
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廷
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
國天子既不能討又罷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
分復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
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
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
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
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
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
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
之也

爾系保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
繭系者指繭統而言保者指繭而保晉陽也簡子曰保
意不在繭統而在保繭此其所以保晉陽也

障哉尹鐸損其力數簡子謂無恤曰玩油瀆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晉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致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求於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魏氏襄子請出曰吾何走乎師從者曰長子近張如且城厚堯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也邯鄲首襄子曰汾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屬也尹鐸之所賞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龍產書龜鳴民無叛意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獬豸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

自古昔多哉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及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前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以藥身為癩城邑吞炭為啞城邑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妻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一心也九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察之得豫讓遂殺之

賈誼治安策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之曰

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為報讎及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深也對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亦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胡氏管見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中必不忠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直義士也此非特可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

文侯不
失其
之期

在聖
言

富貴不
可
驕人

魏文侯
下相

其起
妻求將

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
 君將安之文侯曰吾願虞人則猶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
 乃往身自能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
 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
 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
 次問翟璜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
 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
 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子擊出造田子方於道下
 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
 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
 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
 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
 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
 貧賤哉子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常有言曰家
 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
 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
 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下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昔然
 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
 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
 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
 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二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請歸人也失對
 願卒為弟子○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
 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

周威烈王

起殺妻

為卒吮

田和裏

任德不在

又論

或謂之魯侯曰起始事魯參母死不奔喪魯參絕之今又殺

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

之名則諸侯國魯矣起恐得罪問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

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非能過也於

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則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音與士卒分勞苦卒有

病死者起及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

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

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己卯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

在位二十六年

名驕威列王之子也

庚寅十一年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奉先祀

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

侯王許之

甲午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

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

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聖切德義不脩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

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

周安王

長史公

不如子起曰此二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
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俱談
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換
不急之官廢公族跡遠者以撫養戰聞之士要在彊兵破
遊說之言從衡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
皆事楚之強而楚之貴戚大臣多然吳起者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大天田和為諸侯

庚子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殺起

至庚二十二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

甲辰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

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少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

故非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

子思言
用人

長奔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一棄之

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郊棄干城之將且以此

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

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

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

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其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

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

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君未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

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之已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韓魏趙共廢晉靖公

為家人而分其地

周安王

列王

在位七年

名熹安王之子也

辛亥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餓自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君左右以求譽也是且身阿大夫及左右常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飾非務及其情齊國大治顯於天下

顯王

在位四十年

名布列王之弟也

孝公修政性秦

衛鞅入秦

已未十年秦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狄遇秦擅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

庚申八年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令乃西入秦因變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鞅同事壬戌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大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法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

周列王顯王

漢本古

不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本爵為私閭者各以輕重罰大小
僇力僇音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其身法除其賦如漢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孥妻子也秦法一有功
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益華令既具未布思民之不信
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
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甚速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
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
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
於公戰怯於私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
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地後民莫
敢議令

溫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
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
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
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
其父子上下不信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
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
公不背曹沫之盟沫莫切晉文公不負伐原之利魏文侯
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未
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
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蘇東坡曰天下不樂戰則不可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
從事於安秦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

周顯王

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魏消
聞之去韓而歸魏魏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
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
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濃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膠解五
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方竈明日
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
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
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陘
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
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方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
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方弩
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齊因乘
勝大破魏師

辛巳二十九年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癸未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

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復內之秦

商君與其徒之商於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

商君相秦用灑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

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

大夫賢百里奚自賣五殺皮為人養牛趙良曰十人之諾

諾不如一士之謬謬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

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鄰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

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二

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謹養者不相杵今君之從

政也陵樂音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

周顯王

商君

趙良

為賦
寶貨

得於敵者即以與之使民知所以養生送死者非

無由取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始皇雖

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豈其未已

故不可休息而至於云○又曰秦固天下之強國而

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遊畷之

敗雖微固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孝公務本力

穡之效非歟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

豺虎毒藥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也

丙寅十四年齊威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實

乎威王曰然有惠王曰寡人聞鉅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

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

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

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更有黔夫者使守

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燕趙之人每從下

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

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庚午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者鄭之賤臣

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

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韓昭侯有弊齊命

之符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

明主愛一嚙一咲今禡豈特嚙咲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使都之并諸小

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

曰阡東西曰陌開
田界道使不相下

周顯王

庚辰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因

君又殺祝驪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指宿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取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不從在五月而進作

蘇東坡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彊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世足怪者

乙酉三十三年鄰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因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聚為亂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溫公曰子思子思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以利者所與言之人思故也

戊子三十六年初洛陽人蘇秦說秦主以兼天下之行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下也必被兵者以趙為之敵也願大王與趙從親魏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南公山東之國侯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

蘇秦說秦主以兼天下之行

則禍中於趙矣夫獨曹操從德與與德同人者皆欲割諸

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使秦患而不與其憂

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今天

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

咸境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代之諸侯從親以增

秦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爾侯大悅厚待蘇秦

尊龍賜資之以約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

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兵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

大王事秦未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割讓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

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

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二十萬倉

廩二十萬奮擊二十萬所從一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乃听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德大王熟察之魏王所之者

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臨淄之塗車駁擊人有摩連袂成帷揮汗成雨夫

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公秦之攻齊則不

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

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

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

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強則秦弱秦

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從親

周顯王

已丑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去其伐趙以敗從

秦穆

約趙蘭侯讓蘇秦秦以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

皆解曰與年日情虎牙將軍之村

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

丁酉四十五年蘇秦說燕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

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

卿蘇秦說齊上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敵齊而為燕

已亥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使魏先事秦而諸侯

效之魏王不聽秦王復陰厚張儀益甚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慎謂王立○齊田文嗣為薛公號

曰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比日厚遇之食各嘗

數千人各自以為子孟嘗君親已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之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教化正俗其才足以顯綱振紀其

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

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

而及万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

愚不擇臧否益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名上以侮其

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一

蘇秦說

張儀相

孟嘗君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一

周紀

慎觀王

在位六年

諱定顯王之子也

五國伐秦

五國伐秦加三年楚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

甲辰四年齊大夫與蘇秦爭能刺秦殺之張儀說魏襄王

張儀說魏襄王

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

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周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涇

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涇音令親兄弟同父母尚有

爭錢財相攻傷而欲恃蘇秦反魏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

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蘇秦弟代房亦以游說顯於者侯燕相子之與

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燕音問曰燕音問

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燕音問臣於是燕王

屬國於子之燕音問子之南面行王事而燕音問老不聽政燕音問

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報王延立

報王

在位五十九年

名延慎觀王之子也

齊破燕丁未元年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伐燕取子之

醢之遂殺燕王噲

已酉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

即位牛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即

隗曰魏姬齊因孤之困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

慎觀王報王

張儀說
請張儀

此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
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
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
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肯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
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蘇秦四年張儀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
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
危矣楚王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
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
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獲
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強敵於三晉也齊兵

疆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
韓獻且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
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張儀去
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
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
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
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
面約常為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張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
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
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
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
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至及五年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衡之術遊

諸侯

諸侯致位高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鄰人公孫衍昔魏
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
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術最奇

至戊十六年秦王約楚王會盟於武關楚王入秦秦人留之
癸亥十七年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

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
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

孟嘗君欲殺之于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
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

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
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

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各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
嘗君乃得脫歸○起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平原君

食客常數千人

元於秦

乙丑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楚人皆憐之如楚
諸侯由是不直秦

丙子三十年齊潛王既滅宋而驕去耕乃南侵楚西侵三
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

伐齊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
伐齊齊潛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

進軍齊人大亂失度潛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
輸之於燕燕王封樂毅為昌國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

者齊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淖齒因為齊相淖齒以
與燕分齊地乃遂弑王於鼓里○毅聞畫邑人王蠅

刺王切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蠅蠅謝不
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蠅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

燕不形

雞鳴

齊民

倚門之望

蘭相如

相如

廉頗

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新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也
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喉而死
○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
侵掠劫於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苛令修
其舊政齊民喜悅相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蠲
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及宣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憂其
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上孫
賈乃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
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
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蘭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
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

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如至秦秦王無
意償趙城相如乃給秦王復取璧給徒在助敗也遣從者懷歸趙
而以身待命於秦秦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
為上大夫

至下三十六年秦王會趙上於河外滹池善地王與趙王
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蘭相如復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懼為一擊
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
趙王歸國以蘭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
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
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原其羣

廉王

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五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復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因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龜山楊氏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二數年趙卒有藿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崇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泚之會則其尤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澣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

是時齊地皆屬燕獨即墨未下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其多智習兵因其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五年

下或譏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歟又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昔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愛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唯恐它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將趙燕將士由是憤慨不和田單乃身操版鍤治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燕軍益懈田

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緇衣畫以五采龍文象兵刃

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

管仲連
言單

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燔其端擊城數十穴夜
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然而奔燕軍燕軍大驚
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老弱皆
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
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後為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
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田單將攻狄往見魯
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
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
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仲連曰將
軍之在即墨坐則織屨車位切立則杖鉞為士卒倡當此
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
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
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
生亦之矣明日乃厉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枹
城狄人乃下

范雎
秦遠交
近攻

辛卯四十五年魏人范雎亡入秦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
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
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
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
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
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
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皆附齊必懼
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
國事

蘇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
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所以卒并於秦者蓋秦知天下
嬴王

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之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迨無寧歲。故韓魏不支，終折而入於秦；韓魏既折而入於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秦之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而及遠，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於韓魏，秦人伐之而齊楚不救，是以天下之樞而變之於秦也。六國安得而不亡哉？大抵欲平天下者，必先知其難易之勢，自其易而攻之，而後及其難。故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以為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卒如其言。辛丑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伐韓，魏攻上黨，後以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難者，王齕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二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爾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閻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其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王許之。○秦王聞括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出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

趙括讀父書

造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之後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曰趙坑

子順言秦必伐魏

造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之後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壬寅五十六年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孔子六也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响响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頽不覺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癸卯五十七年秦以主陵攻邯鄲武安君曰邯鄲實

高

攻也且諸侯之救日亟破秦軍必矣辭疾不行乃以王訖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未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領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中不決何也今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尔一戰而率鄢郢音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又此百出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

北

之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中不決何也今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尔一戰而率鄢郢音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又此百出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

谷本籍
符魏趙

秦威制

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饑宅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
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
從甲戰所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
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庸所謂因
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
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廷王使春申君黃將兵
救趙○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及秦圍
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救晉鄙令救趙王不聽公子乃竊符奪晉鄙之兵將之
而進大破秦師於邯鄲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
乙巳五十九年秦主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
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赧王于周是歲赧王去
溫公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可以衰微至於戲

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疆國之大夫然天下
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縣縣然又而不
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
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精
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
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
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
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
存况於數十年乎

歷年圖乃溫公未作通鑑之前先進此圖歷述古今
治亂於一代之終則立一論以斷其興亡後倣此

右周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二

赧王

少微家孰點校附音通鑑即要卷之三

秦紀

昭襄王 立五十一年并周在位合五十六年

名則姓嬴氏其先出自顓頊後有非子者封秦周宣王始命秦仲為大夫至襄公列為諸侯又二十五世至惠文王始稱王昭襄王者武王之母弟惠文王之子也

庚戌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

孝文王 名戊昭襄王之子也 在位一年

辛亥元年十月巳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讀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魯仲連

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圍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說於

人猶如寧禽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釐音臨問大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凡成君子作之不變習為体成則自然也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之子也 在位四年

甲寅三年蒙驁音駘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

陵君曰公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音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接於諸侯諸侯聞信陵

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秦軍於河外。王薨太子政立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公

信陵君
蒙驁帥

始皇帝 即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帝位十一年

名政並襲王子也莊襄王為質子於趙納大賈呂不韋
妾為妃則已有娠歸而生政王卒政代立年十三

之北邊良將也

丁巳三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

之北邊良將也嘗在代垣門而匈奴以便且置吏市租皆

入莫府為上計費日擊殺牛饗士皆賜射謹烽火多間

計謀謂趙王及為約口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

斬匈奴毋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匈奴皆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

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都其反破東胡單于奔走

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

於戎狄秦滅義渠如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

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

塞其後燕破東胡却千餘里亦築長城以拒胡及戰國之

末而匈奴始大
庚申六年楚趙魏韓燕合從以伐秦從將容反書音義

相韓魏王為從長而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
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申君以此益踈
申子十年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
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
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
宛於元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
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七徐彊公室杜
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
聞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始皇帝

李斯諫

之兵

三國之

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

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無其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

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昔積夜切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

客之令卒用李斯之謀兼天下

戊辰十四年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

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前弱數以書干韓

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

篇十餘萬言

己巳十五年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

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癸酉十九年王翳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燕太子丹怨王欲殺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

而舍之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欲使

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則

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或音苦

秦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曰

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

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劍或音切則將軍

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

嚙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

工以藥焯之焯音切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遣入秦

甲戌二十年荊軻至咸陽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

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搥之未至

身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

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

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

韓 趙

荊軻 秦王

荊軻

秦法

滅魏

滅楚

滅燕

王遂拔以擊荆，斬斷其左股，遂解解以徇。於是益發兵伐燕，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王曰：「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丙子二十二年，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楚人大敗，李信、李信奔還。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將六十萬人伐楚。

戊寅二十四年，王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己卯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溫公曰：燕卅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辱天下，批然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以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盤石，熾如焱火，也。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隨身，慘社稷為墟，慘助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其也。復言重諾非信，也。棄金散玉非惠也。刎頸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車不其養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初，齊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及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備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秦始皇

戰野
庚辰二十六年王晉自燕南攻齊齊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秦使人誘齊王約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
甄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溫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
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
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勦力以保家國也
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
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自三晉之根抵訂計形勢
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抵也以
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撤直安有撤其藩蔽以
想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蘇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
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
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
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愈
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疆弱勝負已判至於顛覆理固
自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
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臣
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
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
之所劫哉

蘇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持巧耳非幸也然愚以
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齊秦不
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皆具

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
蓋豈及矣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
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虜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
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
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翳以六十萬人攻之
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
以伐秦以又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
故曰拙於取楚只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
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待堅不然使堅知出
此以百倍之眾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元宰
之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
命為制令為詔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必不

初并天下

非其德
為水德

數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傳之無窮○初齊威宣之時鄒衍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
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
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丞
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
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禹
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非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
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
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
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親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守尉如寇反聚咸陽請以
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通作真

守

秦如星

對辨

漢書

張良為
韓非仇

壬午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
太山，臨淄，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黯遂東游海
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
藥。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
「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初，韓
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韓亡，良欲為韓報仇。始皇東
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公力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
祖之，狙擊者，謂之狙擊。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

築城

丙戌三十六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
「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
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
遼東，號曰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

私書

戊子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學相遊
學，今天下已定，灑令出二百外，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書
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
法教人，聞今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
主以為名，異趨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日燒之，非
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
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蘇東坡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
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
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
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予

秦書

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
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
也荀卿獨曰人性惡然性也堯舜德也由此觀之無
其為人必此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彼李斯者又特甚
者耶彼見其師所誅天下之賢人自見其愚以為古
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
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以且
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
謬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
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已丑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埋谷
塹伊與反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乃營作乾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何勞
言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
旌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之顛以為闕焉
複道自阿房渡渭橋之咸陽端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
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皆刑讎宮也乃分作
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為蜀荆北材皆至關中計
宮三百餘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
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後期
徵。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
盧生等朕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
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
生傳相告引辯去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灑孔子今上皆重慶
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秦紀五

殺扶蘇
趙高

辛卯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少子胡亥
最愛請徙上許之西至平原津而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
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
乃秘之不發獨胡亥趙高及幸臣者五六人知之趙高
乃與丞相斯謀殺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扶蘇數以不能開也立功上書誅謗將軍恬不矯正知
其謀皆賜死扶蘇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葬位九月葬始
皇於驪山下

蘇東坡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
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
恬持重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
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與以參

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
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鞅堯舜而駕
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
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刑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
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思
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
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為也哉周
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
知而下易達雖有管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
自發焉然其公行禁止並著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
不以彼易此商鞅自信於性本凶威於秦厥刑其親耶
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

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
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
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三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

秦紀

二世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二十四

名胡亥始皇少子也始皇崩二世即位年二十一

壬辰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

間譬猶騁六驥過决隙也缺音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

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尽

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僇

死出李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屯衛咸陽秋

湯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蕪湖是時發閭左所在

以貧弱為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勝廣皆為屯長會

天大雨道不通度也失期乃召公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

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眾皆從之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

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據陳涉陳中父老請立涉為楚

王張耳陳餘曰余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

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松願將軍毋王急引

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

與眾則兵強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

聽陳勝自立為王陳勝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

○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

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陳

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士卒二千人徇

趙使周文西擊秦馳章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

臣為武信君不趙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武

武臣王

鼠竊狗

張耳勸

陳勝吳

復作阿

趙高言

秦紀

起 梁國僇

臣。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欲
人出僇起兵於齊僇死。○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如國云常有大大
雙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史記本紀曰常繇雖後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
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无如季相臣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為箕帚妾幸与劉季乃呂后也。○秦始皇帝常
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季即自疑
亡匿隱於芒砀山澤間呂后与人俱求常得之季怪
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沛中
子弟聞之多欲附者

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芒砀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

斬蛇

立沛公
為沛公

之也。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
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
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老嫗歎曰吾子白
帝子也。生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
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及陳涉起沛
令欲以沛應之據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
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
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眾已數十百
人矣沛令後悔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
以為沛公旗幟皆亦由所殺蛇者赤帝子故也蕭曹等為
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並出史○項梁者楚
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籍字避仇吳中籍少時季
書不成季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

秦世

萬人敵

已劔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音才器過人曾嘗守般通閭陳涉
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將梁乃使籍拔劔斬守頭佩其
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
莫敢起音梁乃率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
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羽紀
○田儻者故齊王族也自立為齊王率兵東略定齊地○
韓廣自立為燕王○周巾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李斯刑
行之刑

盜如此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
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
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
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張良
沛公

趙後立趙歇歸為趙王○二世益遣司馬馮重擊良乃
擊盜陳王敗走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陳人秦加兵
於鄴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
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大公
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音皆不省良
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不去音項梁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亡之江中為羣盜聞項梁
渡淮引兵屬焉○項梁眾至六七萬人軍下邳進擊秦加
景駒殺之○沛公往見梁梁子沛公卒五千人○項梁使
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獲皆坑之○梁聞陳王
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
十音素居家好奇計從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

楚後

而自正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彘起之將韓字比目事附

項梁破秦兵

君者以君出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項梁

趙高

梁白然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使良求韓成以

李斯

為韓王韓成○章邯擊魏齊王儋及楚將項它韓成皆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楚軍殺齊王儋魏王咎白燒死其弟豹亡之楚楚懷王予兵數千人復徇魏地立為魏王田

項梁敗

榮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武信君引兵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追至濮陽又破之○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

趙高

出曰天子所以重臣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獻之

項梁敗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王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

項梁敗

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下斯吏其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具斯五刑論腰斬咸

項梁敗

陽市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趙高○項梁已破章邯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梁益輕

項梁敗

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項梁敗

○章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以救趙請別將皆屬宋義號

項梁敗

為卿子冠軍項羽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

秦一

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然秦必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

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據四妙反悍明旦反嘗攻襄城襄

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

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

可下羽不可遣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

而遣沛公西畧地出史高州紀

甲午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

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以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

一卒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謀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

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戶舍

沛字作沚非秦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

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於是始為

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史項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過

戲戲以其兵從沛公沛公拜戲為魏相使將兵戍定魏

地○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為里監門酈音

音其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入食其見謂曰吾聞

沛公慢而易人多失畧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

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度陳德

殉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至高陽

傳舍傳張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床使兩女

子洗足而見酈生偃居御反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

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

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

秦二世

懷王邊
沛公公

項羽破
秦軍

沛公
儒冠

沛公
洗足

秦二世

沛公

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常為說客，使諸

侯酈生傳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良引兵從沛公，略南陽郡，南陽守齮降。引兵西，無不

下者，所過亡得。鹵掠上音魯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

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秦兵數却。邯音二卅使人讓章，邯

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

信之心。欣至軍，報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今戰勝，高

必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邯乃與羽約盟，涇水之上已盟。

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樊軍中，使

長史成為上將軍，解秦軍為兩行。史記

（朱氏曰：雍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之役，邯軍棘原，羽

軍漳南，猶以勢力相持，勝負未決也。使二卅不加譴讓

邯，以懷其疾，長史欣請事咸陽，無滯留扞格之苦，則

陳餘之書固未足以撼章，邯之心雖項羽善戰，亦未能

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衆也。今掃一國之衆

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係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秦

事乃留三日而不得報，其趣亡也宜哉。

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持鹿獻於二卅

曰：「馬也。」二卅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

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高則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

等軍數敗，關東皆畔。高怒，誅及其身，乃謂病不朝

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入

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入

子嬰，為吏宮。二卅曰：「受命於丞相，誅足下，廢其兵，進二卅自

秦二世

趙高指鹿為馬

趙高指鹿為馬

子嬰

子嬰案示
地高

沛公
破秦兵

殺趙高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宮當朝見受玉案子嬰
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
立我辨音使我為兒戲我相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
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本子
嬰遣將將兵距峽關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
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秦將果欲還和沛公欲許之張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
沛公引兵繞峽關踰實山擊秦軍大破之黃遂至藍田
又戰其北秦兵大敗祖

右秦自昭襄王至子嬰合五十年子嬰為土四
十六日而降于漢

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也有帝

卷天下包秦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
奮其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復
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
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北越之君俛首繫頸悉命下吏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燔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
鑄以為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
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
乎殊俗然而陳涉躉脯繩樞之子隸之人遷徙之徒
也躡足行伍之間倔起阡陌之中率皆散之卒將數

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
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滅矣然而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翻音百有餘
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
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正齋先生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无可畏之
形者難見易圖者亦易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
不患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
心之搖於敵國之變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无可畏
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
於天下夫昔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以暇耕力戰存
食東諸侯之境歷七世而併於始皇之手亦艱矣始
皇唯知天下之勢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墟其社稷
裂其土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患慮而所以
為吾憂者尤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鎮石頸繫首越
而却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為天下卒无可
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乎殺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乃
葉矣而不知天下之大可畏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
之盜而其蹕即規覩者已滿於江之西山之東也一呼
而起氓隸雲合塗草邨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
地已稅駕於霸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亡六國而
民以其所以亡秦以秦之疆不能當民之弱天下之具可
畏者果安在哉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四

